

坊间名人

一位参与核弹研制的烟台人

孙忠风 陈武口述 于功义整理

我第一次随大人去大连看望姑姑和姑父，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。之后不久，他们一家人便由大连去了青海，之后又去了四川，联系地址先是青海西宁，继之四川成都。老家人问姑夫从事的工作，他总以“不方便说”或别的话语支开。多年之后，老家人方知姑父的单位叫“九院”，是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。

核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，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，位于青海海晏戈壁荒漠（代号221）。后来，院部迁移到绵阳科学城，因曾名核工业部“第九研究院”，科学城人习惯以“九院”称之。

2014年9月，我偕妻子去探亲，当时姑姑和姑父已年近八十。十余日的亲人相聚，我得以对姑父、对已经解密的核研制领域有了深入了解。

一

我的姑父叫孙克诗，是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崖前村人，生于1935年农历五月初六。为了讨生活，他16岁去了大连。1964年7月，他从国有大连工矿车辆厂被抽调去了青海海晏。当年的选调极其严格：身高、体重、相貌、健康状况、工作能力、吃苦精神、纪律性、政治态度、天赋禀性均有要求。

材料上报核准后，遂限时集中，以军事行动般快速赶往目的地。姑父一行乘保密火车抵达青海西宁，后又乘汽车到达海晏。

那时，正赶时间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并交付罗布泊基地试投。姑父属于科学技术人才，从事机械加工生产、实验装备安装与调试。

姑父那时犹如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，忙得连轴转。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姑父说：“我们自力更生、因陋就简、土法上马，无论如何不能拖了原子弹研制的后腿。”最困难的是工艺，就是把原材料做成

需要的部件，而且部件的性能都要满足需求。第一个炸药部件的完成就是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，用普通铝熔化炸药，手工搅拌，用马粪纸做成圆筒代替金属模具，最终浇铸完成。另一项基础性课题——爆轰物理试验研究也在加速进行。苏联专家早已撤走，什么都是第一次，困难难以想象……围绕基地作为掩护的牧场有七个，包括供电供热、核物理及放射性化学研究、加工铀部件和无线电控制系统、爆轰试验和核武器总装的单位，1167平方公里的221基地，总计108个子项工程，都在争分夺秒地运转。

1964年10月16日，随着西北戈壁沙漠上空的一声巨响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那欢呼雀跃、群情激昂的场景，热浪般在中华大地上鼓荡着。

二

姑父说，建在戈壁荒漠的核研制基地，平均海拔3400米，空气稀薄，气压低，水烧到83摄氏度即沸腾，米饭做不熟就夹生，馒头做不熟就黏糊。天气变化异常，时不时飞沙走石，刚到中秋，已寒气逼人。冬季，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，彻骨的寒冷，饭锅刚揭开，便被沙覆上了，只好就着沙吞了。馒头一会儿便成了冰坨儿，摁在铁轨上砸都砸不开。

核研制初始，他们工作在土坯房里，成天和铀等放射性材料打交道，防护设备是16层纱布口罩，最厚32层。住宿的帐篷可遮挡风沙，但睡眠时仍要戴着口罩。后来得知，最艰苦的不是他们221基地的人，也不是罗布泊基地的人，而是自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20兵团10万余名官兵。他们以铁锤、箩筐、铁锹、钢钎等原始工具，硬是在金银滩戈壁、罗布泊荒漠筑成了铁路，完成了修建核基地的基本设施。面对一群敢于舍命、勇于拼命的人，谁还能再说什么苦？电影《横空出世》讲述的便是这支钢铁队伍与科研人员在西北荒漠克服一个个

困难、最终完成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故事。

在姑父心中记忆最深的是“导弹之父”“航天之父”钱学森、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（时任九院院长）、授予烈士称号的“两弹一星”功勋者郭永怀。这些科学家催人泪下的事迹，国人多已知晓，笔者仍忍不住赘述几笔：

当年，钱学森已买了回国的船票，第二天却被美方扣留，声称“绝不放他回红色的中国”。后经我国政府多方交涉，他于1955年9月17日启程回国。有评论称，钱学森的回国，致中国原子弹发射向前推进了20年。郭永怀于1968年12月5日凌晨在北京机场因飞机失事牺牲。牺牲前，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，用身体护住了装有核绝密材料的公文包。

说起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，姑父好像在说一位老工友、老熟人，深沉的话语中带着伤感、带着眷念。他说，邓稼先是一位最不引人关注的人物，和他交谈几分钟便能看出，他是一个忠厚朴实之人。姑夫说，邓稼先是最有中国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，人品好、话语很少，每天上班背个布包，包内装着书，坚持步行。在一次氢弹空投事故中，他亲自到现场查找事故原因，展现了高尚的人格魅力。因致命的核辐射，他最终献出了62岁的生命……

在这些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人生楷模感召下，姑父也在不知不觉中升华了报效祖国、献身核武事业的人生愿望。

三

问及姑夫所从事的核武器研制工作，他说那是协同作战，每个人的工作都围绕着一个整体进行。在位于青海的基地，他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、第一颗氢弹、第一颗热核氢弹、第一次地下核爆、第一次核武器配备装置等大小核试验近百次。在位于四川的基地，他先后参与了29次核试验实施、原子弹氢弹武器化与定型及

新一代武器研制攻关等国防科研。姑夫说，他只是一名普通科技工作者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全力把组织安排的事情做到最好。淳朴平实的话语，令我心生敬佩之情。

姑夫是在1964年7月进入金银滩戈壁的，三个月后适逢第一颗原子弹试爆。那时，全院高度封锁，全员严守岗位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原子弹是在221基地完成组装后运往罗布泊发射基地的。一颗螺丝钉、一丁点误差都绝对不能出，所有应急应变环节均置入高度戒备中。成功试爆，那是中国国防实力的体现，全场欢腾雀跃、欣喜若狂，那股兴奋劲难以用语言表达。

姑父为什么举家从环境舒适的大连迁往大西北，又从青海海晏迁往四川深山中？为什么表妹表弟出生在外地，却在老家读书成长？姑夫究竟从事什么工作，为什么从不吐露一个字？那么多的疑问，至此完全破解了。

当问及姑夫从事核研制获得的荣誉时，他笑了。他说，服务于核武研发，隐姓埋名，甚至隔断与外界亲人的联系，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了，谁还会顾及那些奖励！所有科研人员的心中只有核研制的原理与数据、核武部件的制造与核试验的实施程序方案……说起核辐射的危害，姑夫说，青海核基地上世纪80年代便撤销了，说那时的核辐射一点儿没有不客观，但是做这个工作，离了核材料怎么做？好在，后来核防护能力一步步跟上了、提升了。

青海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宣布退役前，于原址竖起一座碑，镌刻着包括姑父在内的那一代核武研制者的英名，现已成为AAAA级爱国主义教育景区。

如今，“核二代”都已陆续退下来了，核研制的第三代正承接起老一辈开创者的夙愿，默默奉献着各自的芳华，成为国防基石的铸造人、民族脊梁的托举者。

注：部分资料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技术馆及《中国蘑菇云》一书。

莱山舞王

白晓光 姜永进

虽然已过了知天命之年，但他魔幻般的舞步仍被无数舞蹈爱好者模仿，跳的“曳步舞”更是受到大家的追捧。他就是龙口市七甲镇的姜登磊，人称“莱山舞王”。

姜登磊从小生活在莱山脚下的姜家店村，悦动生活、舞动生活、热爱舞蹈是他的追求，让舞蹈给大家带来快乐与健康是他的夙愿。

在龙口市的各类晚会中，总会看到他的优美舞姿，无论是活力四射的现代舞，还是动感的霹雳舞，他都能完美地完成，动作让人赏心悦目。

姜登磊从小学到中学，从求学到工作，一直没有放弃热爱的舞蹈。他既是乡村广场舞爱好者的老师，又是单位年轻人喜爱的“霹雳舞”导师。他不仅擅长跳

舞，而且编舞排舞也不在话下，所以无论是广场舞还是各类晚会活动，有舞蹈的地方就有姜登磊的身影。

都说人到中年身体极易发福，但55岁的姜登磊长期坚持跳舞，把身材、气质管理得很好，远看就像一位帅小伙。姜登磊常说，人的一生应该有许许多多的梦想，所有的梦想都有一个由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过程，我们不应该让梦想变成空想。

姜登磊从小爱跳舞，他对舞蹈的爱，可以说到了痴迷的地步。上世纪80年代霹雳舞盛行时，街头、集市都有他的表演；广场舞时代，姜登磊天天晚上在黄县城东河沿跳。他还爱好曳步舞，为此组织成立“莱山风”红歌曳步舞团，在各种文艺演出中，都可以看到他舞动的身影。他

组织的龙口市第一届曳步舞比赛，有六支队伍参加，其热辣程度不亚于“村晚”，受欢迎程度不亚于“村超”。

2024年元月，姜登磊又与招远、莱州的曳步舞爱好者，成立了曳步舞交流协会，把健康带给大家，把美献给人们。流年似水梦怀旧，动影牵情舞人生。姜登磊不仅活跃在舞台上，而且在文娱广场上也有片天地。他是广场舞领舞的“一把手”、是曳步舞的“导师”。音乐响起，他既像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鹰，又像一只在地面翩翩起舞的孔雀，仿佛与音乐融为一体，衬托出舞者优雅的美！

在他的带领下，曾经冷清的广场焕发出了生机，越来越多的舞蹈爱好者们聚集在一起跟着他跳舞，大家越跳越有劲，越来越体

会到生活的美好。

姜登磊成为七甲镇的“莱山舞王”，离不开他对舞蹈的坚持与努力。他说，开始学舞蹈的时候他不过十多岁，没想到一跳就是几十年。开始学习舞蹈时没有条件，家里的客厅就是舞蹈室；年龄大了，学习新舞蹈有些吃力，他就日复一日地从基本功开始练习。跳舞几十年，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坚持跳舞一到两个小时，如今依然能轻松下腰、下“一字马”。很多人一支舞跳下来都有些气喘，但他啥事没有。

姜登磊的曳步舞，颈轻摇、肩微颤，身体柔韧地蠕动，从右手的指尖一直传到左手的指尖。他的舞蹈之美，难以用语言来描绘，笔者只能借用白居易的两句诗：“珠缨炫转星宿摇，花鬋斗薨龙蛇动”来形容了。

投稿邮箱：jwbj@126.com